



# 康巴周末

## 康巴文学

2024年3月22日 星期五  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版式设计:陈雪峰

### 拉斯白姆达的遭遇

## 嘉绒传奇

嘉绒云灯

客人都走了,琼日官寨恢复了往日的秩序。管家拉斯白姆达不拉古官寨处理河东寨子事宜,丹增汪青和维斯甲古姆除不时到白利拉姆寝宫问候,就是窝在房中说话。

下午,白利拉姆坐得无聊,不经意踱到紧邻她寝宫的房间。

琼日官寨东面第四层楼房为甲尔布寝宫,共有六间,白利拉姆走进的房间位于右边尽头。自统布甲尔布死后,这房间一直紧闭着门窗,除白利拉姆外,没有人能够随意进出。

借着外墙藏斗(木制梯形计量工具)形窗的微弱光线,可以看到房间左右两边有十余张藏床,上面或坐或躺着十余个穿着素净藏袍,身材高大,面容俊朗的男子。只是个个面无表情,静默无语,好似寺庙中的塑像。

白利拉姆像是视察监狱牢房里的犯人一般,目光从他们身上挨个扫过,直至到了门边的最后一个,她的表情和脚步仍然没有任何变化,最后直接走出,咣地关闭了房门。她没有回寝宫,直接走下楼去。到了院坝,顺着叮当的敲击声,她来到西面院坝左边的一个厢房里。厢房里两个银匠见白利拉姆进来,忙放下手中正在制作的银器,跪下向她问好。

“你俩是我巴拉斯底最好的银匠,你俩做的银器不光样式独特好看,而且非常实用。上次给大少爷新房里打制的所有器具,大少爷赞不绝口,说是比他们维斯甲的工匠打得好多了,她非常喜欢。”你们两人真为我们巴拉斯底争光!”跪在地上的两个银匠慌忙齐声道谢:“感谢阿伊拉姆对我们俩的赏识,这是我俩应该做的。”白利拉姆让他们俩站起来,走到身材高挑,浓眉大眼,面色因长期火炙烤而微黑红润,高挺笔直的鼻梁上沁着汗珠,褪了颜色的两只衣袖挽到了肘部,一双血脉偾张的大手不知放在何处,不到三十的年轻匠人身边。见她白嫩光滑,佩满金银珠宝的手,捧起那双沾满炭灰,淌着汗渍,正不知所措的大手,像是捧起了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石,一边抚摸着,一边仔仔细细端详着,梦呓般地说:“多强健有力的一双手啊!”年轻匠人鼻尖上的汗水顺着他宽大的脸颊,滴滴滴落到地上,巴拉斯底女主人挨他太近了,一股股闷热的香气熏得他喘不过气来,他既惊慌又失措,想挣脱手臂向后退去,又怕这面善心慈的妇人责怪,只好呆立原地,任由她拿捏着双手。

年长的匠人从没见过如此阵仗,慌忙躬身快速退出厢房。

白利拉姆感受着那双握不住的,粗糙的大手刺着她嫩滑的手掌的感觉,眼看着年轻匠人黑红羞涩的俊脸,宽阔突兀的胸膛,整个身心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,无法言喻的冲动和畅快。年轻匠人手中的汗水已经让她无力拿捏住这双大手了,他俩的手像抹了米汁一样,黏黏地向下滑落。白利拉姆像是失去了自己身上的一块肉,幽怨地呢喃:“拉斯白姆达,我真的太喜欢你了!”

叫拉斯白姆达的年轻匠人刚缓过神来,又听到白利拉姆如此说,立时又惶恐起来,更不知如何回答她的话了。白利拉姆见拉斯白姆达无语,继续说:“甲尔布的法律你是知道的,流浪汉、铁匠、屠夫三种人,其命价值草绳一根。你若跟着我,你就再也不用做匠人的活了,荣华富贵肯定不少你的!”听到这句话,拉斯白姆达好似五雷轰顶,忽然清醒过来,心想:“好狠毒的妇人,以前三番五次纠缠于我也就算了,现在我可已经成了婚,她连我有了爱人不放过,我该如何是好啊!”想到他家里的爱人,想到他夫妻俩的恩爱,拉斯白姆达抬起头,毅然对白利拉姆说:“巴拉斯底比我拉斯白姆达好的男人多如牛毛,请阿伊拉姆看在我已结婚的份上,看在我与色斯满夫妻恩爱的份上,请您还是让我当银匠吧,我求您了!”说完,扑通一声跪在白利拉姆面前。

白利拉姆见软得不行,马上恼羞成怒地指着拉斯白姆达,厉声说:“没有不属于部落的土地,没有不属于甲尔布的百姓。给你台阶你不上,给你荣华富贵你不要,巴拉斯底的天是我的,巴拉斯底的地也是我的,巴拉斯底的子民也要杀你!你,你不要梦想着你是学巴吧(白的百姓)就高人一等,你是学巴吧(黑的百姓),还不是我说了算。你是知道的,巴拉斯底我看得中的男人,没有一个逃得出我的手掌心,你回去好好想想,明天到我寝宫中来,到时你可千万不要再让我动怒了,不然的话,后果你是清楚的。”说着,一甩手走出厢房去了。

看到两个年轻人卿卿我我,恩爱甜蜜,始终不开口。

苏蕙蹑足前脚刚到家,后脚便收到了父亲的口信,川地有人叛乱,苻坚命苏蕙立即随苏道质回秦州加强防守。

原来,去岁张育谋反,自立为蜀王。张育与杨光起兵二万人,联合巴獠酋长张重、尹万的万余人,进围成都。苻坚急派镇军将军邓羌率五万大军讨伐,张育见势不妙急忙向晋国求援。晋国的益州刺史竺瑶、威远将军桓石虔率军三万参战,战事升级扩大,双方大战数回,死伤无数,最终秦军获胜,益州等地终又归秦国所有。近日,王猛病倒了,蜀地又有人想要动武,天王苻坚为防止他人造反作乱,要求各地加强警戒。秦州是氏人故地,兵力不足,城防空虚,苻坚建议派苏蕙辅佐苏道质,苻坚恩准。

新婚三日,两人正是如胶似漆,难舍难分之时,但是军令如山,违者格杀勿论。苏蕙虽然舍不得苏道质,但她知道朝廷命令不可违抗,连忙给苏道质收拾行囊。苏道质拿出珍藏多年的御赐金步摇,让苏蕙贴身穿好,可以刀枪不入。苏蕙穿好之后,苏道质又拿出儿子的遗物——把象征将帅最高荣誉的乌铁重剑。这把剑身非常尊贵,取材陨石,乃秦武王重金请河西月氏人精心打造而成,轻巧华美,锋利无比,削铁如泥,堪比干将莫邪剑。这把剑的神奇之处是能与马蹄声发生共鸣,一旦有敌军铁蹄犯境,乌铁重剑就会嗡嗡作响。苏道质一再叮嘱苏蕙要随身携带好乌铁重剑,千万不可在人前显露。苏蕙母亲看见这把剑,想起了早逝的夫君,眼眶即刻红了。她舍不得儿子上战场,但这话说出口,只好在菩萨面前许诺,但愿乌铁剑能让儿子沙场立功,金丝软甲能护佑儿子毫发无损。

送别途中,经过妇人平日浣纱的浣纱池时,苏蕙把定亲之时相赠的雁羽和丝线藏在香囊之中,乘舟人下,悄悄递给苏蕙。苏蕙一摸,心领神会,随手揣进怀里。苏蕙一直苦于没有入手端头的机会,如今天赐良机,他巴不得立即奔赴战场,杀敌立功,显亲扬威。当下就作别家人,随使者去了。

说来也巧,苏蕙到达秦州不久,就有叛乱,苏道质一面上报朝廷请求支援,一面做好迎战准备。秦州当时兵力不到一万,苏道质便兵分两路,一路守住城池,一路去边迎敌。打虎亲兄弟,上阵父子兵。苏道质一介书生,秉公断案,管理百姓犹可,带兵打仗还是大姑娘上轿——头一回。幸好有苏蕙在一旁出谋划策,冲锋陷阵,苏道质才不至于惊慌失措。

苏蕙率五千人马迎战对方三万铁骑,敌众我寡,实力悬殊,要打胜仗可不容易。苏蕙熟读兵法,知道这场仗不能硬碰硬,只要能拖住叛军,等候援军即可。所以,他枪挑叛军三员大将之后,便不再与叛军正面交锋。首战告捷,一举打掉了叛军的嚣张气焰,叛军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
话说苻坚收到苏道质的上表十分生气。一是生气自己对胡人那么宽容,胡人却经常叛乱;二是生气自己一贯善于识人,这次居然看错了人,刚下旨封赏了苏道质,他就出了乱子,这下要惹国人耻笑了。

生气归生气,他还是立即命令苏道质拼死抵抗叛军,守住秦州。并派姚萇率兵五万,驰援秦州。

兵贵神速。在姚萇大军到来之前,苏道质采用苏蕙的计谋巧妙地拖住了叛军,大军到来之后很快平息了叛乱,全城百姓幸免于了一场战火。苏道质将功补过,被派往陇西,苏蕙杀敌有功,授为游击将军,跟随姚萇作战。

捷报传来,人们奔走相告。苏蕙听说苏道质在姚萇帐下听命,深怕有意外发生,忙与爷爷和婆婆商议对策。当夜,苏蕙修书一封,第二天天不亮就派人送给王猛。



么羞涩,粗暴地解去苏蕙的霞帔,衣裳,只留下贴身的大红肚兜。苏蕙有生以来,第一次看到女儿的娇躯,心突突地跳,脸火辣辣地烧,血糊糊地往上蹿,他一把抱起苏蕙,平放在婚床中间,吹灭蜡烛,颤声叫道:“蕙儿,蕙儿……”

### 十三新婚别

十五岁的如花少女,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女人。

百年修得同船渡,千年修得共枕眠。世间的男女千千万万,为什么我们两人就能配成双呢?这就是缘分,就是天意,就是命中注定吧!

躺在这个孔武有力,高大威猛的男人身旁,苏蕙感觉很安全,很温暖,很幸福,她仿佛变小了,变轻了,变软了。

长这么大,苏蕙第一次睡不着了。躺在这张陌生的大床上,苏蕙怎么看也不够身边的苏道质。她不敢熄灯烛火,她怕黑暗中一切的幸福都会遁形。苏蕙的鼻息声在暗夜越发明显,苏蕙睡不着,干脆翻身下床,读起了诗书。要知道秉烛夜读可是苏蕙每天雷打不动的习惯。姐姐们忙碌了一天,晚上喜欢纺织织布做嫁妆,苏蕙却酷爱诗书,常常一读就忘记了时间。

雄鸡高鸣,苏蕙赶紧溜下床,梳妆打扮一番,准备为苏道质倒夜壶。

吃早饭时,苏蕙按照老规矩,给连日来辛苦的阖家大小,包括管家仆役都道了谢!饭后,新婚夫妻要去男方的本家和重要亲戚家认门。管家早已备好了礼物和车马,苏蕙带着苏蕙先去了法门寺拜见老师法显大师。

然后再去周秦坡村,村里的舅姓族人早早打扫好了庭院街道,等候在自家门口,苏蕙和苏道质按照辈分高低逐一去行礼。虽然每家只简单寒暄几句,但由于户数太多,一中午过去了还是没有走完。中午,他们在族老家用过午饭,饭后接着走亲戚,走完最后一家已经快到了傍晚。归程上,苏蕙看见村口的大坡下,七星河水波光粼粼,夕阳洒落在河面上,就像无数的金子在闪烁,忍不住赞叹起来。苏道质情不自禁地说:“我们寨家的列祖列宗都长眠在这面大坡上,有七星河水相伴,他们永远都不会孤单。”苏蕙说:“周秦坡,顾名思义,这里最早应是周姓和秦姓聚集之处。”“娘子果然聪明。我们寨家是后来者居上。你看村庄迁于大坡之上,地势开阔,眼界宽展,河水依坡而流,两岸水草丰茂,四周土地平整,是不是风水宝地?”苏蕙得意地回答道:“不如改名叫寨家坡!你看寨家子孙绵延,反倒是周秦两姓快要无迹可寻了。”苏蕙开玩笑说:“无迹了,改不了。爷爷非要我把家搬到法门寺,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第二天夜里,幸福再次降临。

“良宵一刻值千金。”夜晚悄然溜走,黎明的曙光照耀着这一对甜蜜的新人。

第三天,新婚燕尔一对新人回门。小两口亲亲热热,和和气气,父母看了很高兴。亲戚和苏坊村的乡亲们看了都夸苏蕙命好。母亲是过来人,虽然从苏蕙的脸上看出了女儿的幸福,但仍然在私底下盘问女儿苏蕙待她好不好。苏蕙含羞带娇地点了点头。母亲又向她密授怀孕生产,治家理事,相夫教子诸事宜。

苏蕙讲起自己黎明即起为爷爷倒夜壶,给婆婆请安,拜访亲友等家庭琐事时,十分老练,母亲听了打心眼里高兴。苏蕙一下子长大成熟了,母亲放心地送女儿女婿回家去了。苏道质对这个女婿也是赞不绝口,他已接到圣旨要带苏蕙一起回任所,但是

### 十二 连理枝

“起轿!鸣炮!奏乐!”司仪高声喊道。

苏蕙蒙着盖头,随着苏道质天地鬼神,祭祖宗灵位,拜高堂长辈,迎亲友乡邻,一直从早上忙到了晚上,既兴奋又疲惫。回到洞房,唱赞词的喜婆边撒花生、红枣、桂圆、莲子、核桃边唱:“上撒天,下撒地,天为父,地为母,天父地母笑哈哈,一年抱个胖娃娃……”苏蕙听得有趣,暗暗羞红了脸。喜婆唱了大约半个时辰,方才退了去。苏蕙娇羞万分,低着头不语。苏道质从怀里掏出苏蕙那日遗失的一只凤头履,苏蕙一把夺了过来,藏在身后,又觉得不妥,但出于少女的羞涩,她什么话也没有说,只是冲着苏道质傻笑。

这笑容鼓励了苏道质,他先开口说:“姑娘凤头髻上的花儿像真的一样。”苏蕙低声说:“那日,多谢你出手相救。”

“那是我俩前世有缘。”苏道质柔声答道。

“没想到凤头履还能配成双,可惜,我的蝴蝶步摇再也找不回来了。”苏蕙说着,冷不防苏道质抱她亲了一口,说:“姑娘喜欢步摇,这有何难。母亲的饰物应有尽有,我明日向母亲讨一支便是。”

“你那日为何隐身于芦苇丛中。”苏蕙又问道。

“怕有人再抢姑娘呀!我天天登上法门寺的钟楼朝看姑娘家看,有时候忍不住就快马加鞭到你们村口去转转,去了几十趟,只碰见了一次姑娘。”苏蕙憨笑着说。

“真的?”苏蕙追问道。

苏道质不答,却要亲苏蕙。“新郎官,别急,喝了合欢酒,再亲甜甜嘴。”窗外突然响起了喜婆等人的笑声。原来窗外有人听房。

苏道质说:“小心我撕烂你的嘴。”窗外的嬉笑声才渐渐远去了。

饮完合欢酒,苏道质觉得身上燥热,就势脱去了外衣。苏蕙看见苏道质裸的上身,立即面红耳赤,不知眼睛该往哪里瞅。苏道质毕竟是男儿,哪管什

## 璇玑图

梁新会

好被褥退了去。苏道质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苏蕙的盖头,四目相对,马上又躲闪开。苏道质紧贴着苏蕙坐下,细细打量着新娘子。苏蕙娇羞万分,低着头不语。

苏道质从怀里掏出苏蕙那日遗失的一只凤头履,苏蕙一把夺了过来,藏在身后,又觉得不妥,但出于少女的羞涩,她什么话也没有说,只是冲着苏道质傻笑。

这笑容鼓励了苏道质,他先开口说:“姑娘凤头髻上的花儿像真的一样。”苏蕙低声说:“那日,多谢你出手相救。”

“那是我俩前世有缘。”苏道质柔声答道。

“没想到凤头履还能配成双,可惜,我的蝴蝶步摇再也找不回来了。”苏蕙说着,冷不防苏道质抱她亲了一口,说:“姑娘喜欢步摇,这有何难。母亲的饰物应有尽有,我明日向母亲讨一支便是。”

“你那日为何隐身于芦苇丛中。”苏蕙又问道。

“怕有人再抢姑娘呀!我天天登上法门寺的钟楼朝看姑娘家看,有时候忍不住就快马加鞭到你们村口去转转,去了几十趟,只碰见了一次姑娘。”苏蕙憨笑着说。

“真的?”苏蕙追问道。

苏道质不答,却要亲苏蕙。“新郎官,别急,喝了合欢酒,再亲甜甜嘴。”窗外突然响起了喜婆等人的笑声。原来窗外有人听房。

苏道质说:“小心我撕烂你的嘴。”窗外的嬉笑声才渐渐远去了。

饮完合欢酒,苏道质觉得身上燥热,就势脱去了外衣。苏蕙看见苏道质裸的上身,立即面红耳赤,不知眼睛该往哪里瞅。苏道质毕竟是男儿,哪管什



## 康巴女土司

牟子

贡布知道自己是无援的,可此时此刻他无论如何也讲不出“我不走”这句话来,他欠汤姆神父太多太多,而行刺的未来又使他欠下的情感增加上无可计算的利息。他永远也不能忘记神父的恩德,是慈爱的神父收容了他这个康巴高原上的孤儿,直至把他养成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,在这个世界上他不能忘记神父,他不能没有神父。

自从见了霍尔女士司他就没有想到离开康巴,女士司占据了整个他的心灵位置,他不知道这话应该怎么对神父说。他呆住了,他的机敏,他的勇气这阵已不知到哪里去了,他再也不是一个在人前那种雍容大度的眼本,他回到了那个孤儿无能无助的境遇。因为他面临着的是一个把他从孤儿变成汉子的神父,是神父塑造了他,他摆脱不了自己所处的被塑造的位置,在神父面前他永远是渺小的。

神父转身看着窗外,好一阵才回过头来,慈爱的目光中带着许多忧伤,说:“孩子,我的孩子,你不说我也知道,你是喜欢上了女士司,可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,你知道吗?天大的误会。孩子,你是不能爱她的,你听清楚了吗?你是不能爱她的!”

贡布看着神父突然发问道:“为什么?为什么?神父?”

神父摇了摇头说:“现在我也给你说不清,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一个错误。孩子,听我的话,离开她,离开这里。你应该信任我,我的孩子。”

“神父,我信任你,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信任的人,神父,你得告诉我,我为什么不可以爱她。”

神父摇摇头回转身去。玛格丽特一直看着这一切,一言不发,她不知道该怎么说,面对眼前的贡布也许她是什么也该说。她很心痛,她想不通与自己耳鬓厮磨,从小相处长大的贡布怎么会一下子爱上了那个妖精霍尔丫头,这一切都是她难以相信和不可接受的。

“神父你告诉我,为什么我不能爱女士司,她有什么不好?她是世间最聪明,最漂亮,最能使男人爱的女人,你没看见那些男人们都为她倾倒,就连那位民国中央的大官戴季陶也说是‘边寨的一朵鲜花,藏族中的一位才女’,珍贵的宝石人人都想得到,美丽的姑娘人人都想追求,我为什么就不能爱女士司。”

神父看着贡布把一只手掌轻轻放在贡布肩膀上说:“我的孩子,你还是太年轻了,有许多事你还不能真正弄懂,第一她不适合你,她是土司你知道吗?土司就像山林中的狮子,你是一只鹰,你需要有广阔的天空,狮子是永远也不会跟鹰过在一起的;第二她不可能永远喜欢你,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,了不起的女人是不能跟一个男人很好匹配的,因为永远也没有一个男人能让她满意,就像你也没有一个男人没有一个女人能同她永久匹配一样,这就是她的悲剧;第三……”说道第三神父停了下来。

“第三是什么?”

神父叹了一口气说:“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因,可这暂时还不能告诉你,将来你会知道的,时间会把一切都给你讲述得明白。”

贡布痛苦地说:“神父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这事我怎么也想不通。”

神父说:“是的,你同所有孩子一样,有许多事你们年轻人是看不明白也想不通的,只有通过时间这个望远镜才能看到。”

一个以长辈自居的人永远把自己置于先知的地位,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把年轻人放在被教育的学生位置上,也许这就是老人的悲哀,贡布第一次在心里这样想。

“孩子,你先不要答复我,想想吧,我会给你时间的。玛格丽特,你带他到卧室去。”

贡布回转身随玛格丽特走出房门,向卧室走去。贡布第一次感到教堂、神父、玛格丽特,一切对他是多么陌生,教堂的高墙之内是属于另一个世界,他从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,这时他才知道他原本属于霍尔女士司制下的那个世界,他是属于女士司、刘家驹、泽仁和杨泽贤他们之中的一分子,他原来就应该是奔走在草原上的一个自由者。他看到自己在形体上并没有完全失去自由,可他的心理却早被束缚在神父无形的绳索中。他第一次体验到了失去自由的痛苦。